

致教师节

■包丽芳

讲台上的你

三寸粉笔在您的手中犹如马良的神笔,游走几步便有了黄河泰山,有了几何三角,还有那只栩栩如生的大公鸡版图。三平方米的黑板,您耕耘了几十年。您在黑板上书写中华五千年变迁,您在讲台上为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指明方向。

粉笔灰将您的青丝染成白发,岁月在您的鬓角上刻下一道道沟壑。您额头上的每道坎,都是学子通往知识海洋的航道。

一支手电筒

您比晨曦起得更早,手持一支手电筒,在女生宿舍门上敲几下,吆喝两句,起来啦,晨跑去。电光从窗户射进男生宿舍,晃来晃去,起床啦,太阳照屁股了。这束电光终究照不醒青春的酣梦,一张两张被子被掀起。操场上,一个矫健的身影,在一支长长的影子里跳跃。

子夜的钟声在您耳边提醒,该休息了,您操起手电筒,习惯性往学生宿舍走去。枕边人转个折,梦呓般呢喃,又去打更?你睡吧,不清点一下人数,心里不踏实。

那束微黄的电光,在夜空中闪出一道美丽的圆晕。

双色笔

老师的口袋别着一支双色笔,黑色用来传授知识,红色用来把舵方向。那些画满勾勾叉叉的作业本,变成一双双飞翔的翅膀,载着梦想飞向远方。当双色笔耗尽最后一滴墨水,那些圈圈点点便晕化成无数张青春的

脸庞,绽放在各个岗位上。

摆渡人

您伴着第一缕晨光,推开课室的大门,将知识揉进晨光里,播洒在讲台上。

黑板是沉默的信笺,您在信笺上把方程式拆成候鸟的羽翼,让文言文在田字格里长出年轮。您把化学元素、物理公式、几何函数搭成一座桥,您用目光护送学子过桥,用再双手当桨板,把未能上桥的人渡到彼岸。您把古今中外文学史和着 ABCD 谱成旋律,对着一颗颗年轻的心弹奏。

落在您头上的每粒尘埃,曾滋养过破土而出的嫩芽,滴在您脚下的每滴汗水,都成为树苗的营养液。您头上的每根银丝,都是求知学子的方向标。

飘移的云朵

烂漫无暇的学子是一朵朵飘移的云,在经纬线之间飘游晃荡,总想飘向远方的蓝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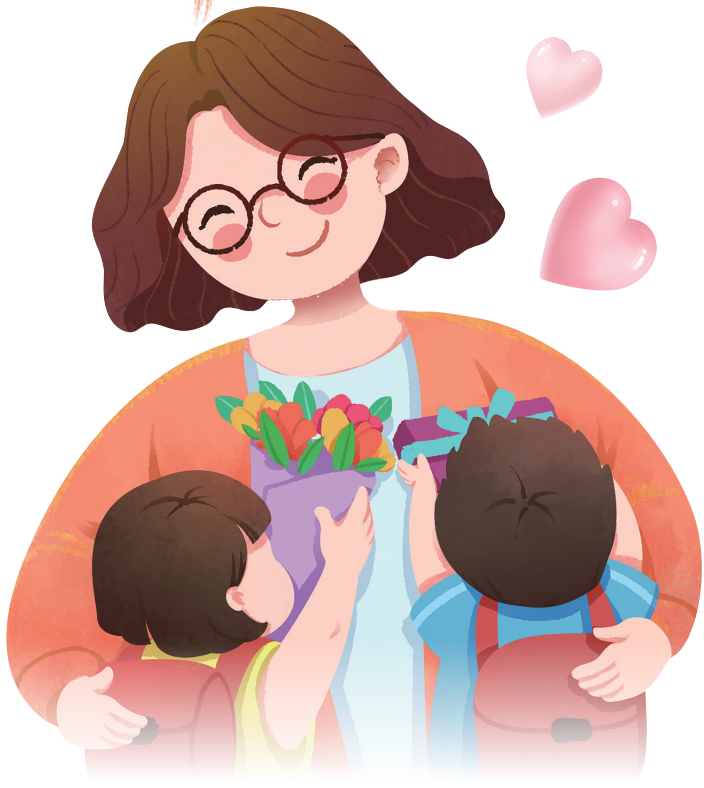
您手执教鞭,口衔哨子,在每个朝雾未散的早晨,夕阳未退的黄昏,吹起哨角,扬起教鞭,把一朵朵轻飘飘的云朵拽回规整的轨道。您语重心长、苦口婆心,您谆谆教导道:要想不在空中消失,想飘得更远,得有一定的分量。

课桌间的过道是您踱步最多的空间,您始终没有离开这一亩三分地。

您在作业本子上画下的红色勾叉,成了云群最温柔的航标。多年以后,当您顶着满头银丝漫步在校园里,天边的片片云彩,在您指点的航线上静静地飘行,若隐若现,却永不迷失。

编者按:师泽如光,虽微致远;师泽若水,润物无声。老师的教诲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们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发散光。祝所有辛勤耕耘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回首才懂 师恩深



九月的雨露 (外一首)

■陈少华

她讲什么,他们就记在心里
心里有一种默契
从头到尾,多像一株狗尾草
把雨露
留在山村里

需要一些聆听晶莹地跳动
教室里,操场上
闪着大大小小的眼睛
有淘气的缘由,在润湿的句子中
一次次理直气壮

她讲什么,他们听什么
什么都是轻轻的
什么都会从讲台上方
滴落在心的下方,往往具有
透明的质地

回响

一个圆,就是一个圆
谁也不会落单
包括一支白色粉笔,一面宽大的黑板
一个晃动的手势

怀揣梦想,谁也不会错过
更多时候,携溪入河,看江如海
每一朵水花的跳跃
都在练习一种交响的合奏
指挥的,是你

——必须密集地凝聚
给耳蜗回响,你会发现山里的秋天
是一部翻不完的词典
省略的页码,一定想骗取他们
一些纯真

粉笔灰里的星辰

■陈才锋

您抬手
落下的白霜,是银河
遗落的坐标
在褶皱的宇宙里
我们沿着黑板奔跑,光年
是三角尺量不出的弧线
您的眼角
是圆规画不完的年轮
当晨光与墨线相遇
您用红笔圈出黎明的解
粉笔灰
是一场又一场下不完的雪
而站在讲台中央的您
把牛顿定律
写成满天星辰

鹧鸪天·敬赠师者

■晨风

其一

三尺轩窗缀锦章,一腔赤诚铸辉煌。
风梳桃李花千树,汗润英才栋万梁。
邀皓月,伴疏光,案前批卷夜初长。
殷殷一语迷津破,最慰门生报国强。

其二

几度春秋守讲台,丹心默育栋梁材。
晨研教案谋新授,暮引群星启智开。
肩有任,志无摧,才华倾尽岂图回。
唯期家国添兴盛,此意拳拳胜酒醅。

致戴学映恩师

——写在第41个教师节

■叶晓频

昨夜秋雨敲窗
我梦见1990年的粉笔灰
轻轻落在您白色唐装领口
班会课的风穿过神城古巷
您用新丰江礁石般的嗓音
在黑板勾勒出人字雁阵

珠江的潮声曾多次漫过窗棂
您把聘函折成纸船
放归东江的春汛
说九连山需要种子
需要守住色彩的边疆

调色盘倾倒的九月
粉笔灰染白长夜时
墨痕在宣纸上游走
长成粤北的竹海

我们这些贫瘠的矿石
在您掌中淬炼星光——
笔锋过处,徽砚绽开青莲
丹青深处,孤鸿破云而出

三十年前那场颜料雨
彩虹钉在黑板中央
您把色谱谱成歌谣
让所有眼睛学会飞翔

如今您仍站在讲台
像一座未完工的丰碑
粉雪落上肩头时
刻刀正雕琢时光的璞玉

月光淌进书法教室
空桌椅浮起松烟香
砚池里蓄着30多年前的春雨
仿佛听见炭笔素描的沙响

戴老师啊
您用多次退潮换来满山青翠
当珠江三角洲的霓虹凋谢
九连山的星轨正在作业本上
升起黎明的霞光

人生好导师

■张雷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一吟咏《长歌行》,我就梦回校园。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上初中时遇到两位好老师。一位是语文老师邢开龙,他教会我写作,还教我做人要诚实守信。另一位是教我几何课的牛学红老师,他帮我克服了偏科的毛病,还教导我脚踏实地,干事要遵循“慎终如始”的原则。

对于班主任邢开龙老师,起初我对他有点不“感冒”。他才华出众,是语文教学的权威,只是对学生的管教过于严苛。他把我视为得意门生,任命我为学校新芽文学社社长兼《新芽文学报》主编。我在报刊上每发表一篇文章,他都亲自下厨置办饭菜为我庆祝。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邢老师的厨艺让我大快朵颐。我既因他的严厉和苛刻而私下和他作对,又因垂涎他给予我“庆功”的美食而写作不辍。得益于邢老师实验作文课题的实践,我和同学们对于写作文从来都不打怵。如今我从事一份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邢老师给了我最好的启蒙。

依稀记得1988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们集体参加刨大葱的义务劳动。刨完大葱已是吃晚饭的时间,我顺手摸了根大葱夹到仅卷着老咸菜的地瓜煎饼里。当时我是班长,同学们都纷纷效仿,跑到葱地里拿大葱卷煎饼。对于我和同学们的做法,邢老师显然是愤怒至极,他让我到讲台上作深刻检讨。我有些不以为然,假装痛哭流涕作起了所谓的检讨:“俗话说得好,‘生瓜梨枣见了就咬’,我没有管住馋嘴,给老师和班级丢了颜面,请老师和同学们多多原谅……”我的检讨还未结束,就引起哄堂大笑。邢老师脸色铁青,举起手中的课本抽打我的屁股,当堂宣布如果我不写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就马上停课并通知家长。恰巧那一家杂志社给我寄来10元钱稿酬,邢老师非让我拿出5元钱交到学校财务室作为我们班级同学偷吃大葱的赔偿不可。当时我委屈地跑到宿舍,钻进被窝大哭了一场。为了不让班集体的考核扣分,第二天我揉着红肿的眼睛坚持去出早操。早操一结束,邢老师就把我叫到他的单身宿

舍。他关上房门,一边给我盛稀饭一边和我谈心。他依然严厉批评了我的认错态度过于敷衍,心平气和地检讨了他体罚我的粗暴,并再三叮嘱我:“做人,要诚实守信。集体的东西,谁都不能随意占有!让你赔偿损失,你也不要觉得老师做得过分。或许学校领导没发现你们偷吃大葱,可是你们不能不自我反省。慎独,是一种美德!”邢老师絮絮叨叨说了一大通,我终于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经历了“大葱事件”,牢记邢老师的教诲,我养成了“慎独”的习惯。

再说学牛学红老师,他教几何课有不少绝活,其中一项就是他画几何图形除了粉笔之外,根本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画出的图形比我们用圆规和尺子画的还要规范。牛老师知道我偏爱语文,其他的功课学得有点囫圇吞枣。一上几何课,他就对我特别关照,不是提问我,就是让我到黑板前去解题。我数学学得不好,经常在黑板前“卡壳”。每逢上几何课,我都研得格外认真,害怕再次当众“出丑”。记得学完“圆的部分”课程,在单元测验中我没考及格。牛老师把试卷从头到尾讲解了一遍,我也未完全听懂。他让我把试卷再做一遍,我竟然只得了70多分。牛老师在课外活动时间把我叫到办公室,帮我分析试题错在哪里。我听得额头冒汗,他依然耐心为我讲解。直到我掌握了全部的解题方法全部答对了试题,他才露出了笑脸。一向话语不多的牛老师打开了话匣子:“想当作家,说明你志向远大!如果太偏科了,能有什么好前途?”牛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记住了,干事情要脚踏实地,不能好高骛远。送你一句话,那就是‘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原本以为牛老师会对我的愚钝大发雷霆,哪曾想他却和风细雨般对我循循善诱。我羞愧难当,从此下决心纠正偏科的老毛病。铭记牛老师的话语,我发奋努力学习,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成功迈进大学门槛,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铭记两位人生好导师的教诲,“每天进步一点点”成为了我的不懈追求。

不一样的教师节

■陈思铭

那年的教师节如同往常一般,我也早已习惯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

早餐时间,办公室就像炸开的锅一般热闹,刚升入初三的学生们陆陆续续地来到办公室,小蝌蚪找妈妈的小剧场开始在我眼前上演。我早已习惯这种与我不大相连的热闹,已任班主任多年的我也习惯了学生见我行色匆匆的状态。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别太贪心了!”我心里安慰着自己桌面上的冷清。

“只要学生纪律好、学习认真,能考上理想的高中就秒杀任何的教师节礼物了。”我用自己的说辞说服着自己内心的那一点点小失落。

预备铃声响了,四班有几个学生慌慌张张地拿了几朵花放在我的桌面上,个别学生还附上了小纸条。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时刻,尽管我知道我不能用成年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成长中的孩子。但当我习惯在窗户观察学生的纪律时,还是换上了一张严肃的脸。学生们很自然地快速安静下来,进入到学习状态,我悻悻地闷着头走回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那几朵开得正艳的花牵动着我不名的情绪。“我不是对学生太严厉了?我这个班主任是否有些不近人情?就不能松一下那根紧绷的神经在教师节放纵一下学生吗?毕竟他们也刚升入初三?”此时的我就像《朝花夕拾》里的少年鲁迅,面对着老师(寿镜吾老先生)不解答我美女蛇的故事而困顿。

“老师,教师节快乐!”“您在办公室吗?在几楼?”微信里的两条信息把我拉回了工作状态。我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唐志华……”已经毕业两年的学生,我想起了他种

种的莫名其妙和怪异,最后定在我脑海里面的是他班主任最后给我的说辞:“这个孩子也挺可怜的,大脑发育这一块有些缓慢,所以平时的行为举止有些不正常。”我把信息往上翻了翻,发现这一年他发了不少信息给我,而我也礼貌性回复了一些信息。

我感叹了一声,回复:“谢谢,三楼。”

十点多的课间时间不知怎的,天一下子就暗了下来,紧接着雷声与闪电也赶场似的凑起了热闹,雨不假思索地倾泻下来。我呆呆地望着其它桌面上那整束的鲜花和小蛋糕,再看着热闹非凡的办公室,思绪再次飘了起来。

“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我,话语里是开心、急切、瞬间,我呆住了。

“唐志华……你怎么来了?”

“老师,我一直在找您,我昨天已经找过我的班主任了……今天来找您……您是我敬爱的语文老师啊……”头发上的雨滴像慵懒的小猫时不时地滴落下来,霎时我身体颤抖了一下,赶紧拿起了纸巾给他递了过去。

他的双手都是水,只是紧紧地握着那束要送给我的花,我赶紧接下。

“下雨天,怎么就过来了……不用那么客气的,有心就好。”我有点语无伦次。

“老师,我现在能挣钱了,我在一个吃饭的地方做服务员,我现在能养活自己,每个月还有钱给奶奶……”说这话时,他的眼里是闪着光的,那是一种能触及到真正幸福的感觉。

我的身体再次颤抖,眼前的这个孩子震撼着我,震撼着我内心的那片一片空洞。

雨一直在下,停在红绿灯下赶路的我看着身旁那束我期待的鲜花,不知怎的,泪如雨下……